重訂四書說叢

九

無回輯　後學　章焌然若
　　　　　　　章如錦無文

問恥章

口義云、原憲狷者。他見世間之穀。皆不可食。夫子逆知其意。故說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穀乃可恥耳。此正勉之以有爲。不重知進而不知退意。疑問補云、二句一氣下。夫子之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只一個穀而漫無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恥也。

有所不爲是狷者好處然有不爲者又貴能有爲故夫子進之

克伐章

宛陵切琢云克伐怨欲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腑本心遮飾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

三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宅有頭腦處他亦非從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擾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

袁七澤云今之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閑目黙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片念不生便以爲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覺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

懷居章

病全在一懷字　居不獨衣食名利之事。即心意間遷善改過處不能一刀兩斷亦就是。居字還從不好邊說。

一說、管登之云、懷居即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

危言章

疑問云、危言危行。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不是加意氣。所謂危者自庸人小人形之見之為危耳非有意于危也　管云、道以中庸為至。何取於危曰此

論中古以後之世也大道隱而天下家雖稱治朝亦有滔滔日下之勢君子欲以先進易後進言行安得而不危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非意氣激昂之謂　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耳此正普行其危行處若亦以危言行之往往取禍而國家事分毫無補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有德章

疑問云要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

南宮适章

謂适然以禹稷比孔子恐未必然。但适以三桓之世喬而能慨然於千古之與亡知在窮約赫奕之外正自不易故夫子贊之　夫子不答其論已是無容再答也舊說以為不敢當潛推之意又以為恐以成敗論人為奸雄藉口故寧以默應之不知聖人最為平易當問答時安得有許多周折　或曰夫子何以出而稱之曰夫子猝未及答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反覆歎之絕無它意

君子不仁章

君子不仁要說得細。小人不仁要說得粗。　有矣夫。

是想像億度之詞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　此是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愛之章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誨皆其心之自然不可過處　疑問云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當時未必專主君臣父子間發也　漢詁亦寬說

爲命章

此章當想見四子和衷之美有說重子産能用三子之長者亦是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蓋借鄭事以爲修辭命者之法言草創得如裨諶則善矣下放此

惠人章

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摶捥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無怨章

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疑問補云、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是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爲難

孟公綽章

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趙魏者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不可爲滕薛大夫。況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併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併棄其能。用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器使之道也　諷魯意在言外

成人章

首節全是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是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若字可見。管先生云、才藝何必多兼。卽欲兼之。亦不必以卞莊之勇益子路

也。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故曰可以成人知廉勇藝出于德性便是禮樂不謂之知廉勇藝了。張子韶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禮樂之義矣。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爲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久要不忘亦不是尾生之信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禮樂者之渾然故曰今之成人若是一味不取一味死信其所不當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有何差別夫子何

以取之　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徃徃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　首節是中行次節是狷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之爲人不可知夫子亦到底不曾定它然既不是不言不笑不取又不是時言樂笑義取就中想文子亦自可見

臧武仲章

答問云武仲不敢在他國求而歸防以求跡遥而詞

甘當時皆不以爲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此是誅意處　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　以防二字是書法

晉文公章

此是論二公行事若心術則皆是不正的　行事亦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不甚細論亦不當拈定一二事論　訂釋云按孟子敘春秋之作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周以君弱臣强而衰非若桀紂之利用放伐也故春秋不用湯武之事而用桓文之事較二公之行事又獨有取於齊桓以其正而不譎也二公

正譎何以辨當以下文仁管仲之旨參之蓋夫子旣在尊周不重兵車而重冠裳之會也鄭氏以召陵河陽責貢包茅二事爲正譎之辨近之而朱子則以伐楚一事爲提綱愚謂晉文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召君不可言也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專在責楚一節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於葵丘皆是然齊桓內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管仲二章

疑問云子路責管仲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

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卽不死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在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亦不可以徒死也然則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是有二說以人臣之義責仲則仲當死不當相以當時之倚賴論仲則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　如其仁猶言這個是仁亦非全許之詞　匹夫匹婦之爲諒節是說仲之可以無死非對召忽說　管登之云、

或曰管仲器小天下豈有器小之仁人哉夫子再三仁之何也曰道濟天下之謂仁欲匡春秋之天下舍管仲尊周攘夷之事更無可為者卽使夫子而用於世共事亦如是而已安得以器小而掩其仁然伯者以力假仁亦可謂之仁乎曰仲本非假者不得已而遇假仁之主乃遷就以為功此器之所以小也觀夫子於子路則重贊其仁於子貢則大其功而隱其仁亦與稱三仁之仁有間焉其不死則深原之矣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亦不可薄召忽之死為小諒跡伯夷太公之事始不妨

於並行云。

公叔文子之臣章

按文子卒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其升僎也夫子於旣謚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歎之耳　夫子若曰無論衛人議謚之義如何卽此一事卽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章

疑問云觀衛靈之宜喪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對康子說煞有深意

不作章

爲之也難。只就當時看便見。

陳恒章

管東溟云、或疑田氏得民久矣。齊强魯弱。討恒能必濟乎。曰傳引夫子告君之言曰、恒弑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度德量力之言。非誣也。獨疑三家之不肯討恒。一恒人知之。夫子何不量機而輕告。曰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臣齊。告而不從。亦可以警魯。請討之功不小矣。焚書云、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

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
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
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若
說非義則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
何與也而況于家居之孔子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
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
非義矣然總之出於義之有所激也能使亂臣賊子
懼也是當日一大部春秋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安
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

大夫提揭於天下。而萬世之下。知陳恒爲漏網之大逆。三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絕筆之後而復續出此一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

勿欺章

勿欺須就犯字中看始見得。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翹君市直。勢所必至。即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饒氏云。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寔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

上達章

爲善如登爲惡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已之勢是之謂達　說君子小人已有上下之意達則自不容已

爲已章

僥氏云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心在於已今之學此者心在於人如三年學而志於穀便是爲人而非爲已矣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居業錄云爲已只把自已事爲

其所當爲之只見一個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蘧伯玉章

蔡虛齋云春秋大夫如伯玉是有裏面工夫的人使者一言道破所造亦儘高　刪正云夫子問夫子何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謂知言是之謂專對

思不出位章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楊簡云、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敎之以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寔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 又云、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安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

蘇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

王龍溪云、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萬思默云、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龍溪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未起云。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非不思不

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卽未起之思慮。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卽爲妄。鬼神便可測。非先天之學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

恥其言章

此句作一氣看。恥字方得力。

道者三章

聖至夫子。其自視直與匹夫匹婦無兩體。我無能焉。是眞話。非謙詞也。夫子自道也。亦儘窺見夫子若虛若亡體段。

方人章

夫我不暇。非誑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　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　朱子云、學者須思量不暇做甚麽。

不患章

能字所指者廣。

不逆詐章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　逆億之不能覺易知此即不逆億矣。豈便能先覺世之志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

方能先覺陽明云、夫子是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則與逆億何異 賢是活字猶俗語說這個方好語意似爲世之以億逆爲賢而不由先覺者發

微生畝章

疑問云、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全是明自己心事非疾畝之固也 王宇泰云、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

生物爲心故疾固。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

驥不章

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耳。

報怨章

中玄云、以直報怨。非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之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如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所謂直者。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是怨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解狐之薦祁伯。惟其才也。彎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

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若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又何以處之。

莫我知章

中玄云、此聖人自逃其爲已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自巳事。無與于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或曰反巳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巳。還是與天人有計較處。聖人只是自修而巳。非有所計較于

天人之間也。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聖人亦但言人不知而已未嘗說已與天為一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為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為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實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楊慈湖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不能自知。而況於它人乎。

袁七澤云、夫子隨緣任運着

衣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即是上達也所謂神功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

不怨天不尤人與下學不作兩層看好

陽明云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下學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更無有上達工夫

公伯寮章

與是大槩話

辟世章

愚玩詞意當是轍環不遇將反魯而自哀傷之詞矣

子乎日不滿辟世之士至此翻覺其是而尊之曰賢者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人不辟耳如其次皆非有意於辟者也然周流於魯衛陳蔡之郊可謂用乎只可謂之辟地而已矣去就於蜚鴻群婢之故又可謂用乎亦只可謂之辟色辟言而已矣究竟出不得一個辟字栖栖皇皇何爲何如辟世之爲勇決哉始猶欲接言通情以回辟世之轍至此轉從而賢之歎之無聊甚矣與敘逸民而以已殿之同意

作者章

蒙引云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

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好。 管云、愚玩此言似傷魯事。豈在師摯適齊之際歟。

晨門章

義府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為譏為稱。固不可知。然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為矣。猶皇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不忍束手而待其斃也。故不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是無天也。知春秋之不可為文武而漠然付之於春秋。是無人也。不

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爲。是不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故知其不可而爲之。味其言雖不比荷蕢丈人之倨。却是含諷刺的語。

擊磬章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反耳故驟聞磬聲不覺打動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果哉與由也好勇過我相似末之難矣。亦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

便無味

諒陰章

嘗云周公當成王諒陰之日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亦禍本也是以康王塟畢即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焉蓋亦時勢之所必至者今不可反矣竊謂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但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衮服御外朝而以縞服居內殿其猶諒陰之遺意歟

接天子七月而塟諸侯五月而塟故春秋未塟而與盟會者不稱君譏之也塟則無譏塟而即位自康王始也

上好禮章

義府云、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一體。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

修巳章

朱子云、只一個修巳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復以此答之。

質言云、修巳以安人。修巳以安百姓。以字最好是即以修巳者安之云耳。蓋人能修巳。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以此修巳者。安了人安了百

姓。不主感化言。　朱子云、只心存便是敬。心存便不昏。今人有昏昏瞶者。遇身有痛痒。則躍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己則自不至於忘　堯舜其猶病諸。正。堯舜修己以敬處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夷俟正禮豈爲我設之意。彼方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値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儆動之。　刪正云、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問黨章

初問云、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增長也。夫子敎童子將命正此意。

問陳章

蘇子由云、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衞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

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見南子公山佛肸之意。未免於此動氣。只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見得君子所可自必者。自家有主張。不為窮通所搖奪耳。一為所搖奪。即溢於本分之外。此便是濫不是放逸為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多學章

管登之云、多學。謂多聞多見。識知也。即知其理之一也。但曰識則知尚存而非一以貫之之空體矣夫子

文無不悖。理無不照。亦若多學而識之者。然不以識用。而以空空如用此從一貫中來也。子貢貨殖爲學。久而將反於一矣。故以此機迎之。又云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夫子直指性體以決子貢之機。而子貢亦嘿然領受。不復有所疑問也。悟意入於忘言。故無曾子之唯。

淮海近語云。人若得所謂一。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所貫通。若不知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又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一貫即是曾子一貫。世間原無兩一貫也。

理解云、多學之

爲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訂釋云、或疑多學而識之。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學者苟非上智之資。必無有不由多學而入一貫者。孔門唯顏子有空體。故從二以貫之直入。而達於不違仁之地。其獨稱好學以此。子

貢子與雖悟一貫而氣習猶難頓盡然而見地眞矣

由知德章

正註原無感遇意。不能知其意味之寔。意味之寔四字最好。答問云、夫子藥于路。往往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六言六蔽。

無爲章

路史云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權柄綱維。一切委而不理。而天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耶。

夫天地以生物爲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而已。一於有爲者。商賈之事也。一於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豈可以商賈佛老治之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髀。

疑問云、恭已正南面。正所謂居敬而行簡。篤恭而天下平者。舍恭已而言無爲。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

許敬菴云、恭已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而不動聲

色之象。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王者代天理物。因時立政。兢兢業業。豈盡興所作爲。而爲出於無爲。故無爲而無乎不爲。後世之君。有爲則擾。無爲則廢。非其本矣。又云。聖王盛治者。必本無爲。其獨稱舜者。以其上紹堯下得人。益洪其有爲之迹耳。然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儆予袗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然舜之治則曰無爲。雖封山濬川。詠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爲也。

問行章

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

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行夫然行三字宜玩必如此然後行則未至於此便不可行此正教宅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滾滾不離常在目前苦說把一忠信篤敬眼眼覷着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

管云其字虛指性體蓋忠信篤敬之歸着處也非以忠信篤敬爲意象而想見之參前倚衡即指當下忠境而使之察也○驟看似較舊說深一層試思忠信篤敬豈可執以爲見之物所見者忠信篤敬之理耳既謂之理非性體而何且忠信篤敬亦因言行而有究竟行之關通處一性體

之自攝耳。書紳是病。不可便與參前倚衡一樣看
張子韶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又書紳。

史魚章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也。重無道邊立論爲長衛自
獻公至靈公。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朝。未聞
其懷卷故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而不能
退者也言外更有不忍懷卷之意在。紹聞編云、惟
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
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可與言章

初問云不失人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淺深語嘿自有妙處　又云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　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窾

志士章

夫子言志士仁人平日無求生以害仁之心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有殺身以成仁者程子所謂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與其間

則貪生安死俱不足以言仁也袁峻陽先生如此說管云程子外註提人醒矣學者又須知遇此機會須先有朝聞夕死根基然後能當斯境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夫子並言志士仁人正安利之別也然利之未能而勉強以行之亦不失爲志士志士仁人夫子就已成者說蓋從容就義重於泰山非有養者不能也

善事章

爲仁由己而夫子曰事賢友仁似乎舍本而務末說者求其解而不得遂以爲子貢悅不若己而欒之不

知夫子言利器而不言所以利器之方是從子貢既識仁體之後言也除却自己身分上事已不須說但須隨地廣收以充仁之量耳子貢平日親夫子而遜顏淵亦非悅不若已者 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夫子語自斟酌 居是邦也四字亦不草草是教它隨處取人不擇地意

為邦章

陽明云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云他是個克已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

末節。或有踈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告他人終不然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陽明之說亦是。但學問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假令夫子得邦家。亦只是將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如堯命羲和治厤明時。此行夏時之始也。然六府三事允治。庶績咸熙。卒不外此。何嘗分作兩樣。故朱子曰。堯舜禹却只就事上理會。紹聞編曰。當時數者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二說儘妙。蓋地位到顏子。孰爲治道。孰爲治法。夫子就手拈來告之。若與它人言便只

是格套非因其不足而補之也。

遠慮章

慮與憂本是一塗。遠與近亦無定象。

竊位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猶言據非其任云耳。世之論者以賢否相忌名位相軋爲說。治穿窬以斬關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章

君子非有心于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必我有不釋

於人者焉。卽此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于寡怨而後見自修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　此章只重躬自厚。薄責於人。卽在躬自厚內。金臺商訂云、只緣自不用功。所以常見人非。若自反誠切。用功縝密。見人非處自漸少。又宋人云、學至于不責人。則幾矣。正是此意。若洒然分作兩事。則看人做落亦豈君子成巳成物之心。乎便說不去　朱子中庸解云、凡人責人常明。責巳常暗。求人常急。求巳常緩。但一捜轉頭來。便是天理流行。　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有兩等人。一等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人。一等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人。兩等人俱是聖人所難處。

一說續筆乘云、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善啟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紛紛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管困衡于思者。孰知其味哉。○此說較細。只在事境上說。語氣更近。

羣居章

好行小慧卽是行其所言者耳今人創造新奇隨姑試之。嚬嚬之黨情狀如此。

義質章

楊貞復云、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于前矣。末句是贊詞。三之字指義說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無次第。李卓吾云单言義則四

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又云如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有立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心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披髪佯狂。逃竄荆蠻。使季歷有得國之寔。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議。此不是遜。若只是讓。非

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如子房借漢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

病無能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下便見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以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詞者自別

疾沒世章

君子非疾無名也。疾無寔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古人原不將名寔分作兩事後世棄實騖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廻避

求諸巳章

質言云、求諸巳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巳耳。小人反是。切不可以爲人爲巳看。這求諸巳亦不是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念求巳不涉應感上。

矜爭章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屬之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君子之矜自然不爭君子之羣自然不黨不如是不可以爲君子

言舉章

疑問云專在聽言邊說正見君子虛心以受天下之言也

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痾痒疾痛而藩籬撤矣豈不終身可行 管云恕之一言即一以貫之之道但曰勿施則猶強恕之事而非聖人之一貫也

此亦子貢從多學中有反約之心故發此問夫子遂迎其機以導之子貢它日自道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自許雖稍過而一貫之悟端可想矣

毀譽章

劇正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不可混看有所試謂已有徵驗非謂知其將來也若說知其將來又是譽了○如此說誰字正與斯民也關情　管云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行於民也言三代之王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之不古而以毀譽

之私行之哉。所以二字有深意，蓋推三王導民之深心，無非欲率天下之不直以歸於直也。夫子以直道附盛王，即竊比老彭之意。而其欲易無道之思，隱然見於言外矣。又云，玩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意。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若謂今此之民，係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官之闕文，示衆好惡之自察。

史闕文章

蘇長公云、二者雖不足以損益於世，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故聖人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

旅文湧語云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如此解深遠。卽如舊說亦自好。孔子書夏五。便是闕文樣子。

巧言章

爲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爲小不忍所亂。只是識見不徹。此雖非章中正意。不可不知。

衆好章

可疑。正在一衆字。好惡至於合衆。不至大好人。便是大好人。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章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　究而言之人未生以前道之名亦不立連道之得名亦是人能故曰人能弘道此人字即匹夫匹婦亦是若說道能弘人何不能弘愚不肖爲賢智又何不能弘賢知爲聖人道眞着力不得　訂釋云言人能弘道可矣又言非道弘人者蓋君子之大大於道則人亦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此言豈爲藐視形骸而高譚性命者發歟

過而章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

終日章

思不如學夫子對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而徒學亦自有病在　羅近溪云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管云玩無益兩言似猶是四十不惑以前事至知命後則言忘食於學不言廢食於思矣又云朱子曰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愚謂

二說皆有味。然皆以仁學蔽聖學也。夫子兼仁聖之學。仁學至於無我之盡而止矣。聖則窮神知化。不可致思。而思實聖功之本也。故工夫至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前後任其天機所觸。窮心路於無修無證之處。以觀究竟之若何。此作聖之學。而亦仁體流行。至此固非理有未明。而勞心以求通。亦非欲有未盡。而凝神以求淨也。然自知命以上。大段着力不得。則仍學以俟之而已。此章正含仁聖合一之宗。愈窮則愈無盡。非顏子卓爾末由。不能透此消息也。

謀道章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耕也句見謀食者未必得食學也句見不謀者未必不得。得。失。皆。非。關。於。謀。正。見。食。之。不。當。謀。也。

知及章

水西洛敬云、只一知及亦未易承當。是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只靈明處不息。便是仁守。莊禮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充實光輝處。

無垢語錄云、或問所見與所守孰難。曰所見難。或曰今人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所見而失之。曰不然。只是見不到耳。今人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見之審也。

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彼見画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眞。則喪膽失志。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龍谿云、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之。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踈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
管云、動之以禮。正從心不踰之事。未可謂氣禀學問之小疵也。重智仁不重莊禮。正近儒宗禪之徹習。
章中數之字所指安在。眞不可解。時說以爲道

爲理爲至善之所止處。合之於莊溢句。幾不通矣。

一說、之字俱指民說。最爲有理。今却難從。

小知章

中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葢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不可觀乎。

民仁章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卽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仍以利害

論而仁又獨有秘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 論語測云、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人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 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

當仁章

不讓于師。只是形容一當字 許敬菴云、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于夫子之門。未嘗

以當仁遜夫子也。

貞諒章

淮海云、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必不果。唯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而不知其正也。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巳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卽

是貞但有我但任巳雖謂之貞亦是諒。

　　敎事章

後直是絕是念而不存于胸中。觀注云後獲之後可見。

　　有敎章

論語測云敎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敎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也。一則無類矣。　王宇泰云、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以無敎也。有敎則無類矣。

　　道不同章

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辭達章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師冕章

義府云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哀矜之心自不能已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止必歷歷告之此即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

理之流行本末精粗一以貫之方告時亦安知此是道因子張拈出是道故見是道　袁七澤云子張疑此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有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瞽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即閭閻之愚夫未有不能者豈非古今共由之道也哉故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知乎此則知聖凡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無一毛頭不是道矣

顓臾章

疑問補云季氏將伐顓臾只是個欲字欲便無饜無先王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　又云夫子欲之是

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抉深惡之又從此個欲字直究竟到渠蕭墻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又云夫顓臾三句不可分三項說是疊疊說來之詞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　又云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又云固負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　又云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　又云夫如是者如是其安

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冀於國中、而況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非內治修遠人服之說。又一說、遠人不指顓臾說。東坡論語解云、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疑問補云、冉求說不取顓臾。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此行事。即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墻之內。

禮樂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　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明是目擊時弊而發刪正作兼天子諸侯說牽強　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自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子之事乎

祿去章

此即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四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故者旣事之詞

三友章

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如此而友

之。則益矣。如此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今人必重看友字。謂不友如何得益。不友如何得損。非不有意。却非當日語氣。三樂亦然。直諒等句。不與下三段作對。下章倣此。

三樂章

疑問云。禮樂主心上說。節者心一于正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

三愆章

舊說以此章爲時然後言。以時說後言。說上二句亦可。未見顏色句未盡。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揚抑。眞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變色。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三戒章

只將時心志爲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　輔氏云、夫子敎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　管云、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

矣。其次持其志。毋暴其氣。

三畏章

或疑三畏不足以盡君子。假令君子塊守三物於胸中。不幾於執着乎。曰此人論君子之詞耳。君子則戒慎恐懼。無時不畏。無事不畏。人於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而若見其有三耳。其實三畏總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萬事也。　疑問云。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實心體會。以求無愧於三者。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　又云。三畏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　朱子云。要緊全在知

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在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生知章

疑問云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人心莫不有知不待學而知者惟生知耳其次皆要學學則皆可以至於知唯困而不學斯爲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學焉豈遽爲下哉　答問云玩末句斯字則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謂皆可與生知同歸也　象山云生知謂有生以來渾無陷

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九思章

許云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此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爲亂色所蔽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莫不皆然凝精歛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汨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當知聖人之意工夫自

不得不然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妄想臨事而思則無及者此皆未嘗寔用其力而徒爲影響之見難以言學矣。心之官則思方其未感不能先設於中而原非槁滅及其有觸自然應用於外而非費矜持故曰何思也何慮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前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于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無而况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

體自若也。況於九乎。

見善章

疑問補云、此章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天之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潔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眞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汚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合。殊不爲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欲爲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

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潔。此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聞有是言未見有是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夫子煞大有感慨在。志與道總是一件但當其隱居。不得不謂之志當其行義不得不爲之道耳若人者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於其間也若窮居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撇揭這便不是求志便不是達道

删正云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愚疑此意亦慨潔身之不難而扶世之不多見蓋有感於沮溺丈人之流而發也

齊景公章

王直云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爲政景公莫之問也觀其於牛山於路寢一再與晏子感慨之言直欲無死以長有之不知其隨死而泯也孰與讓國之夷齊千古猶生也哉故夫子並舉而嘆之○此亦小有意然只閒閒說亦自雋永

陳亢章

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

張南軒云春秋之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有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者矣記者記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余意此等必夫子平日所言而門人記之無疑亦見當日已無此稱謂故夫子言之門人記之猶詩人陳古義以見今之不然也

四書說叢卷九終